

李自成劝降

李自成在西安过了个囫囵年。正月初八，他率主力开始向山西进军。二十三日，大顺军到达平阳，知府张璘投降。

崇祯闻报大怒，将山西巡抚蔡懋德解职。然而继任巡抚走到河北、山西交界的固关，听说李自成势大，不敢赴任。蔡懋德只好背锅到底。二月初六，李自成军进抵太原城下，初八日，守军裨将开门投降，蔡前巡抚自杀了事。

修整数日后，李自成继续向北进军。途中发布了著名的“永昌元年诏书”。这一纸诏书乃是对大明朝的最后审判，文中历数朝廷失德之处，说它“狱囚累累，士无报礼之心；征敛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”，并奉劝崇祯早日退位，“如杞如宋，享祀永延”。

大学士出征

崇祯当然不愿坐以待毙。正月二十日，他决定命大学士李建泰督师“代帝亲征”。李阁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韬略，不过他是山西本地人，还向皇帝表示：“愿出私财饷军，不烦官帑。”这就非常合崇祯心意了。

朝廷上下对这次李建泰督师寄予厚望。二十六日，举行了隆重的出师典礼。先是祭告大庙，又在正阳门城楼大宴，崇祯亲赐御酒饯行。李建泰获得了绝大的权力，一切调度赏罚，都可自行决定。违反军法者，不需上奏，即可以尚方剑处决。

李建泰出师后，果然势如破竹，相继攻克定兴、广宗两县——遗憾的是，他还没走出河北呢。也就是说，大顺军还远在山西，畿辅州县已经有不让大明督师进城了。李建泰的部下到民间吃饭，人家先问：“汝官为大明乎？为大顺乎？”部下机智地回答：“大顺。”这才混了一顿饭。

李建泰眼看形势不对头，率领亲军躲进保定城，上奏说：“贼势大，不可敌矣。愿奉皇太子南去。”可怜崇祯还眼巴巴指望他打退李闯王呢。北京陷落几天后，李建泰在保定向大顺军投降。“代帝亲征”就这样狼狐收场。

悲剧的督抚

再说李自成从太原北上，除了在宁武关遭遇一定程度的抵抗，其余重镇都是开门投降、闻风归顺。

三月初一，李自成到达大同，总兵姜瓖投降。宣大总督王继谟统率边军，驻地山西阳和。他眼看部下人心浮动，下令召集文武在关帝庙盟誓。王总督自己慷慨激昂，周围人却是“默默虚应而已”。

所属部将纷纷准备迎接李自成军，王继谟眼看大事不妙，遂率领亲兵百余人，护送库银向京城逃跑。不料走至半途，众亲兵发一声喊，竟将饷银、好马尽情劫夺，扬长而去！

而阳和那边，已经在兵备道于重华带领下，“郊迎十里，士民牛酒塞道”去迎接大顺军了。无可奈何之下，王总督上书请罪：“臣莹莹孤身，止有归命于皇上而已。”不久他收到崇祯谕旨：“姑著戴罪收拾兵将，立解云（大同）围。”

这时大同已经归顺李自成，而王继谟身边连亲兵都叛逃了。

大明灭亡前的最后80天

崇祯十七年(公元1644年)正月初一，是一个令皇帝朱由检愁眉不展的日子。不久前横扫西北的李自成，这天在西安建国大顺，改元永昌。大顺军业已占领西北数省、河南大部、湖广北部，定鼎长安。

不过，全国大部分地区，仍然在明王朝官吏的统治之下。拱卫京畿的边军，也保有强大实力。崇祯似乎还可有一番作为。很难想到，距离大明寿终正寝的时间，满打满算也不到八十天了。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变，堪称历史的黑色喜剧。



明朝士兵



百姓迎接李自成



明朝骑兵

也就是说，皇帝是在命令一位丢失辖地的总督，率领着并不存在的军队，去解救一座已经投降的城池。想在军事史上找到一条同样荒谬的命令，恐怕要花上不少功夫。

三月初六，李自成兵临宣化，这里的巡抚朱之冯命令士兵抵抗，“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”，气得他抱头痛哭。总兵王承胤大开城门，满城结彩迎接大顺军。百姓在胸前贴上“顺民”二字，焚香跪迎，场面惊人。

李自成还派了一支兵马，从山西东出固关。镇守河北真定的巡抚徐标相当坚决，收到大顺军檄牌后下令碎牌斩使，表示要决一死战。部下兵丁随即以行动响应领导号召——将巡抚大人绑出西门斩首，自行使用大顺永昌年号。

三月初七，真定归附了李自成军。大明的江山，只剩下短短十二天了。送走李建泰后，崇祯也没闲着。皇帝感觉到形势恶化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试图给大明再续一下命，结果却引发了好几出闹剧。

挤牙膏式捐款

首先是号召勋贵、官员捐资助饷。明王朝财政危机由来已久，为了给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军筹款，税赋已经屡次增加。然而远水不解近渴，二月中旬，崇祯下旨要京师的达官贵人捐款，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。

为了给群臣树立榜样，崇祯动员自己的老丈人嘉定伯周奎，要他至少出二万两。周奎反映说“老臣安得多金？”，坚持只能一万。于是皇后掏了五千两私房钱，暗中派人送给父亲，要他表现积极点，给皇帝一个面子。

结果周奎从中扣下两千，装出一副毁家纾难又挤出三千两的样子。这样一进一出，相当于只损

失八千两，周文算精明，自以为得计——不久大顺军进城，从他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。

明朝宦官敛财有道，太监王之心最富，崇祯当面让他捐钱。王之心哭穷仅献银一万两——后经大顺军严刑拷打，吐银十五万。文官的表现也差不多，末代首辅魏藻德表示家无余财，仅捐五百两，后来刘宗敏也在他身上打出了万两白银。这些吝啬的权贵，用崇祯自己的话吐槽就是：“全无急公体国之心……及至贼来，都为他所有了。怎么这等愚？”

抗儿子的父皇

其次是考虑逃跑。既然京师难保，南迁就提上了议事日程。虽然大明“国君死社稷”颇受当代部分读者欣赏，可当事人似乎不大喜欢这种结局。正月，崇祯召见主张南迁的大臣说：“朕有此志久矣。”

然而崇祯这人非常好面子，一定要大臣出头提议迁都。联想到陈新甲(替皇帝出面同清秘密议和，事泄后在舆论压力下被皇帝牺牲，掉了脑袋)，谁也不愿背这口黑锅。南迁的事情就这样黄了。

有人主张“皇上自然守社稷”，而让太子去南京监国，或者把皇子分封到江南，不要被一网打尽。崇祯自暴自弃地表示：“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，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？”不同意太子走，也不分封其他皇子。崇祯的三个儿子如果能预见未来，内心一定是崩溃的。

“热情”的勤王军

最要紧一项是调集四方兵马勤王。崇祯十七年初，明廷虽然屡遭惨败，但其控制下的兵力仍为数不少。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兵强马壮，势力雄厚。早在正月十九日，崇祯就命令调

辽兵进关。

然而一方面朝廷上下推诿扯皮，在是否放弃宁远、怎样防守山海关、如何安顿军民等问题上浪费了大量时间；另一方面，以辽人为主体的关宁军也不情愿丢弃产业、背井离乡。吴三桂磨磨蹭蹭，直到三月十三才进山海关。

吴三桂虽然拖沓，到底还是响应了朝廷命令。驻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，接到勤王诏书后，居然谎称坠马受伤，不能行动。崇祯只好赐银慰问，指望他受到感动良心发现。不料这刘总兵十分乖觉，索性将临清劫掠一空，率部南逃。后来南明弘光即位，刘泽清因为手里有兵，还成了江北四镇之一，继续当他的大官。

只有蓟镇总兵唐通比较实在，带领八千士卒来到北京城外。崇祯大为高兴，下令重赏。您以为要赏千金、封万户侯？崇祯才不是那个画风，他赐给唐总兵的是白银四十两，兵丁每人五钱。为了四十两银子和李自成十万大军拼命，实在不值。唐通于是把队伍拉到居庸关，向李自成投降。

宽大的“罪己诏”

最后，崇祯在二、三月间例行公事地发布了两次“罪己诏”。虽然他真实想法是“朕非亡国之君”“诸臣误朕”，但在诏书中还是得装装样子：“己实不德，人则何尤？”

三月中旬的最后一次罪己诏中，崇祯甚至大言不惭宣称废除赋税中的军饷加派，还说大顺宰相牛金星、大将刘宗敏等等“皆朕之臣子”，只要迷途知返便既往不咎，唯有“李自成罪在不赦”。问题是，这时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打到北京城下了。

北京城“决战”

三月十五日，李自成军安然通过居庸关。十六日傍晚，先头部队到达京城北面。京城此前流传古怪的谣言，说是“李公子”到了要给穷人每人发五两银子，于是京师百姓的态度变成了“望贼如望岁”，盼着李自成大军跟盼过年一样。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奉李自成命令进城谈判，私下里对人说：“吾辈富贵自在也，可无虑。”

担忧自己命运的似乎只有崇祯。他在官里捶胸顿足，仰天长号：“内外诸臣误我，误我！”十八日夜，大顺军占领了外城，北京城破在即。皇帝手足无措，这时有个太监跑上来说：“皇爷不须忧虑，奴辈有策在此。”崇祯大喜，要他有何妙计，快快说来。太监答曰：“贼若果然入城，直须投降便无事矣。”

崇祯勃然大怒，一剑把他砍死。

崇祯人生最后时刻的佩剑使用率似乎很高。煤山上吊前，他对长女乐安公主朱徽妮说：“为何生我家？”挥剑砍去，公主举手遮挡，被砍断了右臂。

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，大顺军占领北京，明朝就此覆亡。此时，北京城的居民正忙着迎接新主。有的在门口设立香案，上书“大顺永昌皇帝万岁、万万岁”，有的在帽子上贴上“顺民”字样，穿破衣服隐藏在民间的三个崇祯皇子就这样做了。

没多少人在意死去的先皇。两千多在京官员，殉死者只有二十几人，大约仅百分之一。倒是新政权比较关心崇祯的下落，认为他隐藏在民间，悬赏黄金一千两征集线索。两天后，有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骑的马，这才找到遗体，后由大顺政权出资葬入昌平田贵妃墓。

与此同时，热衷功名的原明朝官员，纷纷前往大顺政权处报名请求录用，争先恐后。少詹事项煜当众扬言，要学换了主子后成为名臣的管仲、魏征。翰林庶吉士周钟给李自成出谋划策说：“江南不难平也！”给事中时敏声称：“天下将一统矣！”赶去大顺政府报到时差点被关在门外。

牛金星对考功司郎中刘廷谏说：“公老矣，须白了。”刘廷谏厚着脸皮分辨道：“大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，某未老也！”最后还是被录用了。就连原首辅魏藻德，被抓之后还疑惑地说：“如愿用我，不拘如何用便罢了，锁闭作何解？”

他没料到，李自成等认为，明朝大官的财富，不是盗窃国家就是剥削百姓所得，都是赃物。所以明官三品以上概不录用，一律发往各营追赃助饷。在清兵到来之前，这些权贵货真价实吃了不少苦头，吐出很多银子。

官绅地主的集体背叛，直接促成了大明垮台。他们先是抛弃了崇祯，梦想归顺新朝，继续做太平官。等到发现李自成不按套路出牌，更不惜勾引清贵族入主中原。为了保全富贵，一切大义都可以出卖。

本朝明朝最主要受益群体的官绅地主，在国家覆亡之际，却争先恐后跳离这艘破船。在这个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八十天里，舞台上演出的不是慷慨悲壮的史诗，而是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喜剧。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